

南京长江大桥上，冷风呼啸而过。阴霾水雾遮住了前路，赶路人归心似箭，将头盔遮住耳朵，双手攥紧把手加速，再加速，桥两旁的玉兰花灯柱疾驰后退，仿佛与桥上的一切喧嚣隔绝。

没有人注意，玉兰花灯旁，有一束灰暗的光，男人拿着白色毛巾，对着大桥栏杆上一行字，来回擦拭。男人名叫邱志杰，艺术家，他身材瘦小，小麦肤色，被擦掉的字迹血红，沾满灰尘。那是一行颜体行书风范的书法，写着：“当爱烟消云散，我剩下的只有忘情。”

被擦掉的这行字，是2008年1月6日大桥自杀者割破手指写下的遗墨。邱志杰割破自己的手指，在遗墨旁边写下了一行新字，“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”。他把这句无厘头的话比喻成一个钩子，想用它“把自杀者从钻牛角尖的情绪中钩出来”。

邱志杰用艺术干预自杀的方式，答案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否跳脱出自己。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著名桥梁之一，也是自杀高发地之一。在这里，人类的自毁倾向被无限放大。大桥高60米，站在桥边，江水离自己仿佛只有两三米，静止的波纹触手可及，一个万念俱灰的轻生者站在栏杆前，徘徊数趟，纵身一跃，不消7秒，便消失在滚滚江水中。

悲壮，瞬间弥漫到大桥的每一个角落。据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统计，过去至少有2000人从这里跳桥身亡。

比邱志杰早五年的2003年，“劝生者”陈思更早地走上大桥。他总是穿着黄色马甲，眼睛机敏地观察桥的两旁，电瓶车车身上“善待生命每一天”七个字，似乎在告诉轻

生者：“转念接纳，方可重生”。往后20年间，陈思骑坏了9辆电瓶车，帮助开导了11080位对生活无望的人，救回463名轻生者。“南京天使”的称号也因此被传开。

大桥全长4.7公里，一趟来回是9.4公里，陈思每日巡逻9次，总里程数是84.6公里。风雨无阻，无一例外。经年累月，陈思的脸、胳膊和胸口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红斑，这是大桥上的烈日赐予他的“勋章”。

“年纪大了，我一使劲手就抖，怕一下拽不住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。”陈思思量再三，决定在2023年9月19日这个日子正式退休，不再上桥，但依然在驿站救人，希望相关心灵康复机构将自己救人的经验传下去。

在陈思退休前夕，《新民周刊》记者前往南京，在长江大桥和心灵驿站，访谈了这位“中国好人”。在陈思走红故事背后，有死之悲痛，生之幻想，更有一个好人“必须成为好人”的挣扎和困境。“整整20年，这是我对自己的交代。”

生死

面对镜头，接受过许多媒体采访的陈思，依然有些紧张。他端坐着，双手合十，说到口渴了，就迅速拿起茶杯抿上一口。不时，他会请求暂停采访，好让他有时间再抽上两口烟，缓解焦虑，私底下，陈思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。

夏日清晨，天亮得早，6点，陈思准时出现在桥北路或四平路的大桥入口处，开始一天的巡逻。他个子不高、微胖、皮肤黝黑，戴



上图：南京市葛关路132号，驿站门口，陈思骑上电瓶车准备上桥巡逻。摄影/吴雪

着十分显眼的蓝色头盔，骑着一辆有些破旧的电瓶车。南京长江大桥的南堡，有一处可停歇纳凉的建筑，那是陈思常年的据点。

曾经有家江苏著名企业捐给陈思一辆电动车，并承诺每年更新一辆，但由于没给发票办不下来车牌，只能放在家里落灰，一年一辆的承诺也不了了之。

陈思停下电瓶车。不远处，一双白色的杂牌运动鞋，叉开着在南京长江大桥的红色方格地砖上形成一个不标准的“丁”字。鞋子在陈思眼中往往意味着死亡，不出意外，有时，鞋子里还会滑出一个手机和一封遗书。

警察很快为了那双白色运动鞋赶来，报警的是路人或目击者，不是陈思。二十分钟前，陈思来这儿巡逻时，并没有看见要跳桥的人。